

# 抗戰烽火中求學生涯憶舊

● 俞寬鏞 (彩色圖照刊第十頁)

## 川震巨災勾起回憶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發生八級地震，災情慘重。一個月後的統計：死亡六九、一四六人，受傷三七四、一三一人及失蹤一七、五一六人，消息傳來，舉世震驚。內人每天收看新聞報導、中港台抗震救災大型特別節目及五一二關愛行動等，傷感不已，遇有慘痛故事及感人歌曲掩面而泣，心惶惶然夜不安枕。

我每天陪同內人觀看電視，卻另有一份沉重的感觸。一九三七年抗日軍興，政府遷往重慶，教育部招收流

亡學生，我被分發至四川，讀完高中再以公費在勝利前讀完大學。當年懵懂中享受了整整八年弦歌不輟的生活，已是六七十年前的往事。如今思量，八年抗戰能夠勝利，主要原因我們有四川為大後方，是天府之國有豐厚的生產力支援著全國的需求；有富裕的人力來補充軍旅。如無川軍分批赴前線殺敵，政府怎能生聚教養我等流亡學生？尤其當我聽到年老災民以成都話哭訴痛苦時，這六十多年前我熟悉的川語，像閃電似的震開了我的腦殼，原來我們都是親骨肉，他們的苦我真的感同身受。

這幾個月在四川震災的氛圍裏，我腦中時常映現著抗戰八年的生活片段。當年物質條件貧乏，生活艱困，但那是一個全國軍民奮發圖強的八年，值得追思，值得歌頌。如今有這段經歷者已日漸凋零，年輕人或淡忘甚或不知這八年抗戰的史實。四川震災在提醒著我，我責無旁貸，我要寫出一些當年生活片段，希望給後輩們一些今昔對照的參考與省思，更希望大家不能忘記我中華民族抗日聖戰八年的記錄。

小康之家自漢遷寧

我一九二一年生於漢口，當年祖父是家長，經營商業尚稱順利。大伯曾往日本留學法律，回國任職安徽合肥地方法院院長多年。四叔則在上海商學院研讀銀行管理。二伯及父親均只讀過私塾，隨祖父習做生意。後來

祖父決定結業退休，攜二三兩房遷往南京。老人家購置了城內幾處房產及鄉下若干田地，交由二伯及父親經理收租。祖父平日讀讀書聽聽戲，有時燃起一爐香，撫奏七弦古琴為樂。

父親獨自在中華門外開了間米廠，收購各地糙米，以電動機器碾成不同等級的糯米，用長條竹篾匡米於大圓竹簸上，任由顧客選購。一擔兩籬筐，挑夫出門前在米上蓋下米廠的黑粉標記。送達時客戶驗看印記完整無誤，就可倒入米缸，這種保證途中並無短少或調換的土法子，行之多年而從無失誤。

遷居南京時我六歲，被送入一家私塾就讀。記得背過幾篇論語，那種

囫圇吞棗的方式收效不大。數年後我改讀新式學堂，插班船板巷小學五年級。很興奮有老師採著風琴教大家唱歌。學業進步平順，畢業後考上市立第一中學。

我是長子，接著是三位妹妹。家中老奶媽譏笑我是老米連續漲價三次。後來母親連生六男，最後兩男是雙胞胎，我這老米一路跌價，最後跌停了版。最小的弟弟逃難時不幸夭折，實存六男三女，是個子女眾多的家庭。

我初中成績平平，未能直昇一中高中部，同班同學李友柏和我情形相同。我們突發奇想，以高中同等學歷報考軍官學校第十三期，竟同被錄取。外祖母得知後，以長男不可當兵極力反對，我只得作罷，考入私立鍾英中學就讀。當年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我們課餘就被派在大馬路人行道上，對隨地吐痰或忘扣風紀扣的人勸導改善。

### 抗戰軍興溯江逃難

每年夏天，四叔會自上海回寧度假，我幫他燙平白卡其長褲，他和我談些大學生活。他送了部腳踏車給我，我經常拆修保養，除了上學外，我最愛騎車郊遊。玄武湖是常遊之地。租得一葉扁舟，站立船尾，大片荷花荷葉盡收眼底。學會了拔篙技巧，用力一撐，船行如飛。蓮花出污泥而不染，香遠益清，我喜愛這花中君子。

正享受這安靜的生活時，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日戰起。家中立刻採取緊急行動，祖父帶著三位孫子去合肥大伯家，父親則包了一艘運米的木船，由我們會同外婆一家合計二十人乘坐，打算先到漢口再說。船到蕪湖時靠岸購辦食品，見一艘貨輪正在裝煤，父親登輪造訪，竟洽妥租用兩大間艙房，我們立刻收拾行李，換登貨輪，也就順利到達漢口。

這次祖父及父親主持的逃難行動

是值得令人欽佩的安排。一九三七年

日軍自八月十五日起空襲南京，十二月九日兵臨城下，三天後南京失陷，三閱月間日軍竟屠殺我軍民三十餘萬人，我們如不及時逃離南京，恐怕全家已遭毒手。我尤其覺得父親有超人的勇氣，因為當時家產多為不動產，他只能收集一些零星的資金，在毫無把握的情況下，帶領著二十來位老弱婦孺，西上逃難，還能苦撐八年，且勝利後全家安返家園。

### 教部招收流亡學生

我們先在漢口華界租了座弄堂房子，相當寬大舒適，不少謠傳日機將來轟炸，只有租界地區較為安全。租界空屋稀少，很多屋主雇工將房間牆壁打洞架樑，鋪上地板成樓中樓，出租獲利。我們在法租界只找到一間大廚房，除了兩張床外，牆上打洞支木架板，作成兩個半人高的大通舖，我們就租了下來，走道上架鍋造飯，後

門外的弄堂就是活動的天地。

當年抗戰氣氛濃厚，廣播節目中多是抗日歌曲，著名作曲家如黃白、洗星海、趙元任、賀綠汀等時有新作。我每天逛街買歌本，回家躺在通舖上，跟著無線電學唱。

不久，教育部在長江大飯店設立流亡學生登記處，我立刻前往報名，父母親均同意我先行離家，一則能重新求學，二則也可為弟妹探妥出路。幾天後，我這一批四十人在寒風中登上一艘輪船的甲板上，領隊分配每人兩尺的寬度，好在上有帆布蓬遮雨，我們擠著睡互相取暖，兩天後到了宜昌，下船住入一所幼稚園內，等候派船前往重慶。

十天後我們搭上了民康輪，三峽水急，險灘處處。民康加足馬力逆水上駛，兩度均為急流沖回。不得已只好採用絞灘方式，由小划以導索牽引船上錨鍊上岸，用人力拉過灘頭，固定於岸邊絞盤上，一聲信號，岸船兩

端蒸氣絞盤同時收拉錨鍊，民康輪也就被拉過險灘。

### 進入合川國立二中

合川居重慶嘉陵江之上游，民生公司輪船一日可到。東郊有座璞岩寺，已撤去佛像，並佈置成學校，為國立第二中學高中部。教員多半為著名揚州中學之流亡老師，我們能受教於名師門牆，至屬幸運。公費的生活不錯，物價不高，伙食除魚類較少外，經常吃到豬肉及雞鴨。校中設備不多，運動器材只有單雙槓。音樂方面由張錦鴻老師主持。無電力，照明只有菜油燈。兩人共用一張書桌及一盞油燈，雖每天擦亮玻璃燈罩，仍覺光線不足，日久也能習慣。

同學沈鍾岳有副好歌喉，我們在錦鴻老師的指導下，組成一個男聲的風雲歌詠隊，有次練唱完「山川莊麗物產豐隆……」四部合唱後，一位國文老師說：「你們都是男聲，也沒有

任何樂器，怎會唱出金石之聲呢？」其實這就是和聲的奧妙了。同學中有幾位來自香港澳門，他們傳授大家口琴演奏及踢踏舞步，經過苦練，我們能在同樂會中載歌載舞，台上台下也解了鄉愁。

衛生方面的水準就差了，醫藥室至為簡陋，痢疾盛行，那時廁所是一排木櫃，沿邊開了一列圓洞，屁股對準圓洞坐上木櫃，就可放心方便，櫃下有一丈空間，我是痢疾老病號，透過圓洞可以看到拉的一灘灘鮮血，醫生給我打的針藥也不頂管用。瘡疾也很普遍，就發奎寧丸來對付。

### 日軍機重慶大轟炸

一九三八年春，父親帶領家人自漢口遷到重慶，在楊柳街分租到二樓的房屋，是一位川軍將領的磚房。弟妹們已分別在附近學校中就讀。大伯曾送祖父來楊柳街同住，次年祖父因病去世。

重慶是居於嘉陵江及長江的交匯點，腹地不大，市區並無高樓大廈，臨江不少房屋是用毛竹網綁架設而成。幸地質堅硬，鑿穿後作為防空洞，可承受輕磅炸彈之攻擊而無損。

不料倭寇殘暴無比，五月三、四兩日分批派機連續轟炸重慶，警報解除人民剛出洞回家做飯，後批日機又已臨空，投下不少燒夷彈，黑煙沖天，人民死傷慘重。我在合川收聽廣播，心急如焚，五月五日晨我搭輪回家探親。

順水而下船行甚速，中午已達朝天門。幸無空襲警報，我健步上坡，沿途已經清理，仍可見血跡遍地，救火車還在撲滅餘火。最令我難忘的，在都郵街被炸的斷牆上，我看到新寫上的紅漆大字：「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勿忘此仇」。我的心在戰抖，我重復唸著這十二個字，我知道已深植我心。但數十年來委實找不到報此世仇之法，直到三十五年前移居洛城，我默

默的以拒購日車為疏解之道。已購座車十輛，從無日車在內。近將換車，內人提及日車性能甚佳且價格合理，我只好說出重慶大轟炸時十二個字的故事；適巧六月十六日發生日本軍艦在釣魚台衝沉我海釣船一事，可見日人劣性如舊，內人也就贊同了我的堅持。

回頭再話重慶，最後我跑到楊柳街，二樓已空無一人，樓下有紅萬字會的救護隊員，他們說好像我家大小已去了江津。江津是一個長江上游的小城，我立刻趕往船碼頭，搭船去江津，雖無地址，但弟弟們不會呆在家中，我沿街奔跑，果然找到了家人，歡樂重聚。

### 鄉村生活別饒興味

合川與重慶間除了輪船外，木船擔負了主要貨運重任。順風使帆，無風必需雇用岸上的縴夫以人力拉縴而行。縴索是用毛竹批條編製成索，不

僅堅實耐用，也較易收放盤存。絛索用久就老化易折，雜貨店會收來剪段當作火把販賣，鄉間無燈，如非月明之夜，不用火把無法行路。

我們有時到合川辦貨，天黑時各持火把高歌而行。當地人教會我們吃青蛙，田埂上滿是鼓著氣胸呱呱叫的青蛙，火把照到它，就呆若木雞。我們信手抓來，放進布袋，一次可收穫五十多隻。殺青蛙看來很殘忍，一刀切下頭，再剪去四爪，掀起頸皮往下拉，就脫掉整張外皮。清除肚腸後，不論紅燒或清燉，是補充營養的免費佳餚。

毛竹用途極廣，它是製作交通工具「滑竿」的材料。兩根長竹桿以兩段半公尺長的竹片固定在竹桿兩端，作為架在前後轎夫肩上的扁擔。四十來根同長的竹片編成長竹簾，以臥S形固定在竹桿中部，凸起的半圓竹簾支撐著乘客的背部，凹著的半圓竹簾托著乘客的屁股，腳底踩著的竹片用

軟繩繫著兩端，吊在竹桿上，乘客就半躺著讓轎夫抬著前行。上坡時一步一台階，隨著滑竿起伏的節奏步步高昇；下坡時衝力較大步伐也快，為怕嚇倒膽小的乘客，他們會調轉滑竿，讓乘客面對後轎夫而行。

滑竿惟一的缺點是後面的轎夫看不到前面的路況，他們卻有一套對話來事先溝通。傳聞三國時代，孔明教導百姓修飾文詞，使其既達意又中聽，我只記得一套對話：前面轎夫看到田埂上一堆牛糞，就說：「路旁一朵花」，後面轎夫就回答：「莫要去踩它」，這文明的對話真美！

### 成渝道上翻車重傷

一九四〇年一月我自國立二中畢業，與同學鍾岳、何球等一同考上教育部在金陵大學電機工程系所設公費班，準備赴成都報到。戰時交通困難，買不到公路局車票，只有各自找貨車當「黃魚」。

看上了一輛裝香煙的貨車，談好價錢，爬上貨箱，抓著綁貨的粗繩，雙腳正踏在駕駛台的頂上。司機叮囑要小心過街的電線，必須俯身閃躲，別讓電線勒下了腦袋。

第一天下午已行一三〇公里，左轉就到來鳳驛。當時司機減速不夠，左轉後車向右側翻倒。有人抬去貨箱，拉我起來，我看到左小腿骨折斷，左腳向外折成九十度。我立刻用左手抓著左小腿，右手扳回斷腳，直到鄉民找來竹片，包紮妥當。下巴骨也斷成兩段，當地農婦喂我吃雲南白藥時，以為掉落一顆牙齒。唇下肉被打穿，下齒外露，左太陽穴有兩寸傷口，血流滿臉。右腳腕被擊關節受傷。

轉眼天晚，只得住入小旅店，找來滑竿夫商談抬回重慶的事。因為走公路不能一天到達，經洽妥走山路並且四人輪抬，次晨出發。當夜混身痛得抽筋，只好巴望早點天亮。

第二天趕早啟程，山路爬坡時我

用雙手托著左腿，以免傷及斷骨。打尖進食換轎夫，我就喝稀飯以維持體力。下午五時到達重慶，雇隻小划子渡江到海棠溪，父親看到大吃一驚，他要轎夫抬往玄壇廟仁濟醫院。這一段需時三十分鐘的沿江陡坡小路，四轎夫中有一人來自鳳驛，他任務完畢後要帶回滑竿。輪到他抬時，由於過分疲勞，一步沒踏上石階就跪了下來，幸虧隨行的工友機警，一把抓住了轎桿，我才沒被掀落長江之中。抵達醫院，父親辦完手續，送入病房，我精神一旦放鬆，就立刻昏睡了過去。

迷糊中我覺得醫生給我縫創口，看護給我擦藥，也記得母親趕來醫院陪著我。五天後我完全清醒，裝在木長箱中的腿已消腫。院中X光機故障，醫生說用手觸摸斷骨處相當平整，就為我全腿上了石膏，隨後被抬回家中調養。

### 再逢翻車幸逃一劫

一九四一年初，我終於去了成都金大就讀。轉眼暑假來臨，又做「黃魚」回家渡假。找到一輛重心極低的卡車，是載故障的迫擊炮彈回重慶工廠整修，談好價錢，次晨出發。

啟程那天正是七七抗戰紀念日，一路平順。下午五時過永川，卡車盤山而上，右邊是二十餘公尺深的山谷。忽地卡車引擎熄火，我坐在炮彈木箱上看見車尾已近路邊，本能的大叫：「不好，快跳車！」押運員和我都從車左跳落路面，卡車也就轟隆隆的滾下山谷，車門被撞掉後，駕駛台的滾下山谷，車主已被摔得老遠，除了眼球充血外，他並無外傷。司機已橫屍當場，手還緊握駕駛盤不放。

晚間借宿農家，好心的農婦在曬谷場上架起板床，還支起蚊帳。一夜思量，如果我沒有第一次翻車經驗，就不會本能反應而跳車逃生，我一定會被炮彈木箱砸得稀爛。

次晨，我搭了便車回家，擁抱著

母親及弟妹時，茫茫然恍如隔世。

### 華西壩讀書如在天堂

抗戰時期有三大學區，是成都華西壩、重慶沙坪壩及陝南城固古路壩，別號各為天堂、人間及地獄。我沒去過古路壩，想來是個貧窮之地。沙坪壩有中央及重慶等大學，居陪都之郊，車水馬龍，宛如人間。華西壩原只有教會學校華西大學，很多座巨型宮殿式大樓，分佈在綠草地上。壩上縱橫著潺潺水渠，處處垂楊，真是個天堂。戰時遷來了金陵、齊魯、燕京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般建築只能蓋在壩址以外，天堂才能美艷如昔。當地學生多為紳糧人家子女，時髦的女生也可能是軍閥的姨太。我時常看到她們大方的乘人力包車來上課，後面還跟著騎腳踏車的隨扈。

金大學生經濟情況較差，但能各謀生計，或做家教，或生產牙膏、藍墨水、皮鞋油等物品出售。我讀完機

械畫後立刻在園藝系找到製圖的工作。

同入金大的何球同學無家庭接濟，還得支援生肺病的哥哥，他手工靈巧，修理鐘錶及收音機等是他收入來源。有不少同學拿回修好的手錶，只說了聲「老何，謝謝！」就揚長而去。我為他抱屈，願任義務經理，替他寫了張公告：「精修鐘錶每隻一元送修取貨請洽同學俞寬鋪」。從此我六親不認，取錶先付一元。何球經濟才大為改觀，還跑了趙南陽，帶未婚妻來四川成婚。

四叔送了我一件舊呢大衣，有絲絨領，很拉風。我穿過一次就「失蹤」，卻每天會看到它被穿在不同同學的身上，金大的流亡學生已實行了共產主義。

我有惟一的一套藏青西裝，專供大典之用。宿舍無衣櫃，只好掛在伸手可及的牆上。有天發現掛在上裝內的長褲失蹤，想是被同學順手牽羊，

偷去換錢花用。仔細一想，它的出路只有委託寄賣行出售。好在成都只有寄賣行五家，我立刻逐家查看，在第三家就找到我的西褲。老闆怕沾上銷贓之嫌，立刻完璧歸趙。

### 夏令營總隊長的婆心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民主義青年團主辦夏令營，招收各大專院校的國民黨員或青年團員。因有百分之五名額給予非黨團員，我就報名參加。營主任是張治中，地點為灌縣，就是今年大地震災區之一。中隊為活動單位，互選伙食委員監管炊爨事宜。我為委員之一，因傳聞食米易為伙夫盜賣，曾遍查各處包括中隊長寢室在內，是否有藏米處所。因管理成效卓著，經評審本中隊伙食素質為全營之冠。

夏令營有一晚之康樂表演是由音樂總教官胡然邀請歌唱家舉行演唱會，大家攜帶小木凳集中於陰雨操場聆聽。完畢時聽說胡然是名男高音，群

起鼓掌要求胡然表演，十分鐘後台上報告胡教官已自後台逕回宿舍，群眾大譁鼓噪，身高靠近木板短牆者就用小凳敲擊木牆助勢。總隊長一聲令下，各隊解散回營。

夏令營組織除各級隊長外，另有政治教官系統，他們認為鬧營事件必須嚴辦，打算以我為犧牲殺雞警猴。總隊長立即囑所屬查明我是何許人。中隊長報告大隊長說：「俞員是一人材，管理伙食全營之冠。勇於任事，甚至搜查我的宿舍，可見其大公無私。此事是我管教失職，願同受處分。」大隊長也同樣上報總隊長。

第二天晚區隊長通知我總隊長召見，我前往後，總隊長讓我坐下，親切的詢問家庭狀況及學業情形。暢談了十分鐘，他說：「我已叫副官把隔壁房間騰空，你今晚就住進來，下週全營赴青城山旅行，後天清晨我會讓你出去，我知道你要帶伙夫提前出發預為安排一切，才不誤隊員的伙食供

應。」我就在總隊長隔壁的房間住了兩夜一整天。

青城山旅遊回營，區隊長悄悄的告訴我詳細經過。原來政治教官系統決定除將我開革外，並將函告教育部通令全國各大學均禁我入學。當營務會報提及此案時，總隊長馬上說：「是說音樂會俞生的吵鬧事件嗎？上星期我已關了他三天禁閉。」張治中主任點了下頭，事情就平安的過去了。

可惜我已忘記了總隊長的大名，他是一員武將，卻有著慈悲的心腸與管人的藝術，他以智慧化解了我幾乎失學的危機，令我終身難忘。

### 合唱團創辦成功

鍾岳和我在華西壩都參加了五大學歌詠團，覺得唱完就散，聯誼活動太少。我們檢討過去金大合唱團失敗主因是女聲不足及連繫欠佳。如果女聲放寬至教職員及學生眷屬，再指定男聲分頭負責接送各個集團之女聲前

來練唱，則團員之熱情不會減退，加以合唱成績及聯誼功效之推動，合唱團必將日漸步上成功之路。

我們決定組織金大合唱團後，就招兵買馬，毛時源同學的太太是金女大畢業的抒情女高音，體育教授徐紹武夫人是著名女低音歌手，均在特別邀請之列。女生雖僅百人，我們也找到二十幾位有音樂素養的同學參加。

千餘男生中徵才較易，農學院教授 A. Sloun 是低音深沈的老 Bass，唱到《海韻》最低 D 音時，他的音量可抵五個人，也在被邀之列。伴奏請妥外文系戴清旭教授擔任。原想在金女大音樂系教授中找位指揮，可惜他們對金大信心不足，我們就改聘南虹藝專聲樂教師于忠海擔任。于先生是男中音，和藹可親，指導認真，不收報酬。

每週二晚在教育學院音樂教室練唱，鍾岳和我要先發練唱通知單，並貼出練唱大佈告，鍾岳一筆龍飛鳳舞

的行書通告實在可愛。有次練唱後，在壩上小食店中幹事們討論經費的問題，剛巧報載歌唱家馬國霖及鋼琴家林聲翕自桂林一路舉行音樂會至重慶，我們計議請二位來成都舉行音樂會，通訊結果對方同意，就在城內教堂連開了兩晚節目不同的音樂會，大為成功。合唱團獲得四成盈餘，每月得以舉行茶點豐富的交誼晚會一次，維持達兩年之久。後來馬國霖擔任中華交響樂團副團長，林聲翕則榮任該團的指揮。

一九四三年金大成立五十五週年，校方擴大慶祝，合唱團擔任一個晚上的節目，大家增加練唱時間，小心準備。

正式演唱兩小時半，合唱如旗正飄飄、海韻等曲外，于忠海指揮獨唱歌劇卡門中的鬥牛者之歌，由合唱團伴唱，節目中也穿插著同學們的小提琴和鋼琴獨奏，盛況空前。成都廣播電台將全部節目現場轉播，會場外也



裝了擴音器，給不得其門而入的聽眾一飽耳福。金女大音樂系的教授們全體到場，認為我們是當年最佳的混聲合唱團。暑假後于忠海赴重慶任教，金女大名聲樂教授葉冷竹琴欣然接任金大合唱團的指揮。

### 家住南岸海棠溪

金大理學院院長魏學仁教授長年駐渝辦公，並規定電機工程系後兩年

在重慶開課，是為了容易請到專業學科的教授。由於課堂及宿舍均在熱鬧市區的上清寺，我們生活方式也隨之調整。首先課餘學會泡茶館，一杯清茶所費甚微，可安坐竹椅讀半天書，小二還隨時前來添加開水。考試前夕，我們會邀請成績特佳的同學，提綱挈領開講兩小時，收效頗佳。

求精中學內有座懷恩堂，張牧師是一位同學之父，他的唱詩班需要歌手，鍾岳和我雖非教徒，但都應邀參加，經常有人在懷恩堂結婚，可能請唱詩班參加婚禮唱幾首詩歌。新人在對街國民外交協會設喜宴時，我們會

被請前往打一次牙祭。

父親已將貿易公司及住家一併安

置在南岸海棠溪高坡上，北望可見整個重慶市區，坡下江邊有個汽船碼頭，蔣介石委員長及夫人經常自黃山住處來此過江辦公，為安全計，汽艇離岸時，後面緊跟著一艘隨扈小艇。

我離家赴外埠求學已四年餘，時以不能協助家務及照料弟妹為憾。現在返家只需一小時，故能時常與家人歡聚。好在父親的生意已可維持生活，母親健康尚能獨操家務，且三位妹妹以身作則努力向學，並養成帶領幼弟的習慣，閤家實在和樂無比。我第一次在家渡暑假，曾用母親的勝家手搖縫紉機，為弟弟們每人做了件棉大衣，還教弟妹如何剪裁、縫製及鎖扣眼，他們很快就能學會。重開學時，母親會趕作大批牛肉鬆，讓住校的孩子們帶去補充營養。

### 組成電機工程師學會

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久享盛名，抗戰時期甚為活躍，我們電機系楊主

任簡初甚望同學們成立學會的金陵大學學生分會，加強與總會之往來關係，了解電機工程就業市場之脈動，同學們極為贊成，並推我擔任籌備工作。經聯絡後，總會極為讚許，並指定該會秘書張煦為聯絡及指導人。

張煦秘書江蘇無錫人，一九一三年生，交通大學畢業，清華留美，一九四〇年獲哈佛大學科學博士。其時正值抗戰中期，他愛國心強，立即返國赴難，來重慶任交通部郵電司第三科科长，在上清寺辦公。我常往拜見請教，他態度親切，一口無錫方言，安排指導井井有條。一九四四年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金陵大學學生分會在張秘書指導下正式成立，我被同學們推舉為首任會長，負責推展業務。

本系楊簡初主任是張秘書的交大同學，次年魏院長就聘請張秘書來校兼任教授，開課電話電報學，屬必修課目。一向讀書馬虎的我不敢掉以輕心，以免有傷金大分會之名譽，所以

我不缺課，仔細聽講，勤作筆記，月考及大考均差強人意。

對我而言，張秘書變成了張老師，他給我的照料及教導，我終身受用不盡，可惜他自己卻在大陸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痛苦煎熬，直至文革惡夢過去，張老師以永恆的愛國心及其光纖通訊的高科技學術，終於贏得了全國上下對他的尊敬。

### 獲美援電影放映機

一九四五年春軍方接獲美國援助 16mm 有聲電影放映機四十部，供軍方放映電影之用。過去我軍方並無此項編制，就求教於金大電影專修科主任孫明經教授，雙方商討後，決定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立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招收高中畢業生一百二十名，予以三個月之專業訓練，畢業後敘予軍階，連同放映機分發各軍執行電影放映工作。

一般電影放映機底片為 35 mm。

機體笨重，多固定安裝於電影院之放映室內，為求靈活運用移動方便，就採用了較小的 16mm 膠片，其放映機一人即可提動，攝影機則能隨身攜帶，更為輕便。由於上市販賣已久，這種小尺寸的新聞或學術上的影片也容易購得，也很流行。

軍事委員會很迅速的招考了學員，在重慶大田灣成立訓練班，派蔡勁軍將軍兼主任，訂七月開課。除一班軍事訓練外，專業課程有交流電原理、電力使用常識、電影放映機之映像及音響原理、放映機之使用及維修等。我是電機系應屆畢業生，為孫教授推薦教員之一，由軍事委員會正式聘為講師。

講解一般電力常識自屬輕而易舉，但我們對放映機之構造了解不深。幸隨機附來之使用手冊極為詳盡，仔細閱讀並與實體對照，課堂上也能仔細解說。開課不久，抗戰勝利，訓練班照計劃訓練結業，學員與放映機亦

經分配各軍運用。

十年後，我在台北中央信託局負責主辦政府各機構之採購業務。軍中電影製片廠曾有二名高級幹部來局洽商標購電影器材事宜，以擴充該廠之製片效能。言談中知該三位幹部均為重慶時期之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之學員，當年無心插柳今已成蔭，我感到意外的驚喜。

### 抗戰勝利隨張老師赴滬任公務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急發的新聞號外，稱盟方投降建議日本完全接受。重慶市民全都擁上街頭高呼口號，鞭炮之聲不絕。八年抗日之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告結束，台灣重回我國版圖。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擬請張煦老師任台灣郵電管理局局長，張老師認為是奉獻國家之良機，曾預約重慶電訊局及國際電台等單位各級幹部數十名

，以便屆時集體赴台接事，張老師也允我為隨往人員之一。惟交通部堅不讓張老師離職，弄得極為尷尬。後來中央信託局副局長沈熙瑞力邀張老師任購料處副經理兼技術室主任，處理政府委辦採購案件之工程技術問題，張老師應允後，並介紹我任購料處技士。

勝利來得突然，政府準備不及，各地接收工作至為凌亂，且流弊叢生，為整頓計，行政院在各地區成立敵偽產業處理局，重加接收處理。當年中央信託局局長劉攻芸奉派兼任上海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因需材孔急，乃借調張老師為處理局第一組長。我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赴中央信託局報到後，立刻被派赴上海，也被借調處理局第一組工作。

第一組就是處理組，為全局最忙之單位，全處約三十人，多借調自中信信局。處理案件中除敵偽兩類外，因上海為國際港口，世界各國商賈蟄集，身分複雜問題各異，當事人列隊候

見組長絡繹不絕。當天待辦公事，張老師只好下班時用大包袱包回宿舍通宵審閱。次晨他一向提前上班，親自分配已批公文置於經辦諸同仁之桌上。我們上班時，張老師已安坐桌旁翻閱當天報紙，他身先士卒領導全組同仁全力以赴，績效為全局之冠。

張老師之私生活極為儉樸，晚間甚少交際應酬。局中配給他虹口興業坊宿舍，按規定高級同仁可借用倉庫中沒收之冰箱及傢俱。張老師結婚時，宿舍中一套紅木傢俱是自他無錫老家搬來，其餘均屬購自虬江路的便宜貨，沒有一件是借自庫存中的敵偽產業。

敵偽產業之實際再接收工作，處理局是委託海關承辦。海關外幫職員有學歷及經歷，素質優良，每日分成十餘小組，向已掌握產業之各單位核實數量，列單送處理局處置。我被派常駐海關，如外幫接受遭遇困難時，我就立刻乘車前往，按行政院之規定

予以調解。有時查核日本商號之庫存發生爭執時，則通知日僑管理處派員會同辦理。我擔任這種外勤工作接觸甚廣，見識了不少違法單位及貪婪人員，甚感氣憤，但亦無可奈何。

處理局業務結束，調回購料處。

我除擔任購案之技術事項外，並承辦局有物資之管理。我首先工作是學習公文書之擬稿格式。處中有師爺之稱的鍾專員，給我指點修正。記得首件公文是辦局稿致「靜波吾兄」，當年的台灣財政廳廳長家淦。他後來不僅是中信局的上司財政部長，也做過中華民國的總統。

一九四八年內戰日急，局方命我將馬口鐵皮、捲筒新聞紙、汽車輪胎、電瓶、鍍鋅鐵絲等趕運台灣，分存基隆及高雄港務局倉庫。次年初，局勢一度緩和，購料處經理俞汝鑫因台灣多雨，關心運台物資情況，派我來台照料。二月初我攜內子乘輪赴台。不料三個月後上海易手，我們就在台

北只有八坪半的宿舍中住下。後來數度調職，又渡過二十四年的公務員生活。

### 張煦老師文革受折磨

我在抗戰時受教於張煦老師，勝利後復追隨其任職敵偽產業處理局及中央信託局，迭蒙教誨，受益匪淺。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我奉中央信託局命調台前夕，曾拜謁張老師並問其日後動向。他說已自美購得參考書籍四箱，必要時將回交通大學教書。我抵台後一個月，收到張老師三月四日毛筆手函兩頁，除略述近況外，詳示處世做人之道，要點有二：做事應親自切實辦理；操守則需絕對廉潔。我受教並奉為座右銘。這封信件隨我數度播遷，從未遺失。

事後了解，張老師回交大執教不久，當局鼓勵教授們自動請纓調赴內陸任教。迫於形勢，張老師擬請全家赴四川，惟師母李梅女士反對，因其任教外語學校，薪資貼補家用，長女

有殘疾，次女年幼，更不宜放棄上海居留戶籍。一九五六年張老師離別妻女，獨自赴川在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教書，不巧遇上反右運動，社會秩序大亂，張老師搭舖宿於茅房，他兼了份打掃公共廁所工作。這是史無前例沒有人性的侮辱，他甘之如飴，從不抱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留學美國並具名校學位就是原罪。見過他的人說他步履闌珊老態龍鍾，而上海師母興業坊住處亦被抄家，閑雜人等侵入其宿舍，據屋而居，師母攜同二女一房存身。十年文革死人三十萬，受害者逾億，終於惡夢過去。張老師雖居四川環境惡劣，然繼續研讀美國雜誌及參考書籍，不斷提昇新科技知識水平。大陸開放發展科學，需材孔急，得知張煦老師是光纖通訊專家，一九七八年邀請其回上海交大任職電子工程系主任。

我夫婦一九八〇年回北京探親，曾赴上海拜謁老師師母，相隔三十載

黃梁一惡夢，終於雨過天青。他們的次女迅玲來美求學，我們經常連繫。李梅師母來美，也曾任舍間小住。張老師有極端熱烈的愛國心，始終如一。苦難過後回到上海，在交大建立「光纖技術研究所」，為中國首次講授「長途通信」及「數據傳輸」課程。他也在中國寫了第一部二十萬字的「光纖通信原理」，首先為博碩士們親自講授。總計張老師指導過博碩士及高級科研人才近千人，翻譯著述書籍及文章近九百萬字。他對國家的奉獻，贏得了朝野的尊敬。張老師是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的雙料院士。

張老師日常生活極為儉樸，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一身中山裝一雙布鞋，中午和學生一樣端著飯碗排隊買飯，平常只吃碗麵條。愛妻李梅一九九三年過世，目前張老師住在華東醫院療養，也解決了日常生活問題，他有終身俸，生活甚為安定。二女迅玲婚姻美滿，常住金山，其子已進入外公之母校哈佛大學。她們常去上海探望張老師。

著名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是張老師多年知己，她對老友的評價是：「學識高深德望超人」，真是一語中的。我想人們已見識了他的學識，卻忽略了德的德望。如果以張老師為模範



①二〇〇八年，作者俞寬鑄夫婦在由蘇州工匠建築完工的漢庭頓流芳園留影。  
②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日，張煦老師親筆函致作者俞寬鑄。

，提高我們每個人的道德水準，則社會會更加祥和美麗。

迅玲說她將在數月後赴上海，為父親慶賀九五足歲壽辰，我因年前動脈瘤開刀，迄今未能出國遠行，謹在此敬祝張老師生日快樂福壽安康！

北京奧運前夕於洛杉磯

